

## 文化

周刊



责任编辑:周 倩  
新闻热线:(010)84151649  
E-mail:grrbwhwx@sina.com

## 编者的话

对于很多人来说,九月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咿呀学语的孩子背上书包走进校园,寒窗苦读的莘莘学子迈进大学这座象牙塔,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走向工作岗位……新的环境、新的身份,让人充满新的期待。

还有一群人,他们在九月背起行囊,走进工厂。

今天,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一群愿意把自己的青春洒在工厂的人。他们有的是大学毕业生,有的是曾经的高考落榜生,有的种过田,有的经商,也有的是子承父业,他们在自己青春热血的年纪从四面八方来到工厂。

说起工厂,可能很多人会想到流水线的枯燥作业、昼夜倒班的工作、耐穿却不好看的工服,还有挥汗如雨的日常。在很多人看来,工厂是一个机器冰冷运转只为生产制造产品的地方。

然而在这群人眼里,工厂是他们生活和奋斗的地方,是他们温暖的家园。他们是工人,也是作者。他们用自己温柔的笔去触摸工厂的灵魂,写自己的体悟,也写工厂的命运。

九月,如约而至的凉爽,让人心怡;九月,带着秋的内敛,蕴着秋的端庄;九月,携着秋的成熟、含着秋的向往。让我们一起来读他们的诗歌和故事,感受工人们别样的青春和理想。



## 九月,我们在工厂等你

## 那几年,这几年

何国洋

八月的风,不再那么轻柔;八月的雨,倾泻如柱不再渐淅沥沥;八月的钢城,已不再闷热的让人喘不过气。

转眼间来到鞍钢参加工作已六年有余,时间真是如白驹过隙。

我叫何国洋,今年29岁,如果按工龄来说,我算得上“老”工人了。

前几日,偶然间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了今年鞍钢新入职职工的迎新晚会,不禁回想起自己刚入职的那几年。那一年是2013年,一群刚走出校门的追梦青年,一群怀揣着远大志向的愣头青,带着那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来到了鞍钢。还记得那一年的毕业前夕,很多同学说我想不开,一个大专科生去工厂只能当工人,又脏又累,还不如去外面大城市闯荡一番,我一笑之,没有过多的解释。毕业后,绝大多数同学都去了南方,去更大的城市,找了干净又体面的工作,而我还是选择留了下来,选择进入鞍钢。

还记得那一年的夏天,第一次踏进鞍钢大门,鞍钢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大。以前只是从大学老师那里听过十里钢城,可这座城,岂止十里。那时候新入厂的职工都会被安排到几个分厂参观学习,记忆尤为深刻的是去热轧厂时看到的场景,在热得连呼吸都困难的环境中,一位工人师傅在现场工作的背影打动了我。我从他那漫透工装的汗水里看到了那份坚持,那份使命感,内心油然而生的是真诚的敬佩。

入厂后,我被分配到了一个距离鞍钢厂区比较远的水站。水站在鞍山的邻市辽阳,由于那边没有住宿条件,每天要往返于鞍钢两座城市之间。那里人员配置上比较少,班里就我和师傅两个人。由于我是在实习期,每天的工作就是观察仪表参数,学习规章制度,学习工艺流程等等。水站表面看上去好像跟鞍钢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但实际上却为鞍钢的持续生产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水资源。

没过几天,我就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打更老头”,感觉自己满腔热血就要凉透了,感觉工作和所学的专业知识一点也搭不上边。那一阵我确实有些压抑,感觉人生啪啦摔到了低谷。就在水站工作了三个月后,我赶上了公司的人员调配,我被调回了厂里,那一年冬季来到了现在的单位冷轧厂,真正做了一名生产一线的工人,产线的操作岗位,这里和之前的单位完全是两种节奏,快一慢,在慢节奏里待了一段时间的我,起初对这样的工作环境有些不适应,忙的时候,用脚打后脑勺来形容可能有些夸张。因为倒小班,刚开始的时候身体上有些吃不消,夜班困得眼皮直打架。因为对设备和生产工艺了解也不够,那段时间真是“前怕狼后怕虎”,生怕因为自己的操作失误而导致机组停车,每天兜里揣一个小笔记本,把一些记不住的东西写下来,回到宿舍后再拿出来看看,在脑海里想着操作步骤,有时候做梦都在操作设备。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我慢慢地能独立操作了,终于有了小小的成就感。

这几年,虽然一直在生产一线,虽然脏点累点,

夜班也很困,虽然在前进的道路上有些坎坷,但只要坚持下去,我相信一切肯定都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遇到困难三思而后行是我工作几年来一贯的风格,敢干而不蛮干是从老师傅那里学来的,这使我在工作上少走了不少弯路。

大概在四年前,偶然间看到一本书,是鞍钢内部发行的文学类刊物,里面写了很多关于鞍钢的人和事,有诗歌,有散文,也有小说。我看了许久,重新点燃了尝试写作的想法。

我从学生时代就爱写东西,为什么不继续写下去,把自己身边发生的关于鞍钢人的故事写下去?我觉得我作为一名鞍钢人,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于是利用业余时间开始进行写作,我尝试写了一些诗歌,也投了几篇稿子,但都杳无音讯。后来,鞍钢文联举办了一次青年征文比赛,我投了一篇随笔,居然还获得了奖。这次获奖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也有幸结识了一位鞍钢文联的老师,老师跟我说了很多,也给了我很多宝贵的建议。

最近,我还利用休息时间跟随鞍钢文联的采风团去生产一线进行采风创作。其实,我最初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更多一线工人工作的状态写下来,把基层员工的声音传递出去。在进行文学写作的这几年,我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很多良师益友,对我在文学创作水平上有了很大的帮助,也丰富了自己的业余生活,提升了自己的文学素养,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写作有时候就好比工作,可能说起来比较简单,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些枯燥乏味,但只要坚持,只要敢做,一切都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一切自然会水到渠成。

在回忆的沙漏里,在鞍钢的这几年时光里,一切好像走了好远,一切又好像刚刚开始。

何国洋,男,1991年生,毕业于辽宁科技大学,现就职于鞍钢股份冷轧厂,冷轧厂镀锌线尾部操作工。鞍山市作家协会会员、鞍钢文学创作协会理事、鞍钢摄影家协会会员。高中时开始文学写作,喜欢用文字记录身边的人和事。

代表作:《咖啡馆》《井下矿》《奔跑吧,钢青》等,作品散见于《鞍钢日报》《流火》。

## 秋天的工厂

(外一首)

苏清业

这么多年  
习惯了机器的轰鸣声  
转动的部分都是小心脏  
它们跳动着时光的脉搏  
拥有着虔诚的灵魂

角落里也会埋伏着不知名的虫子  
它们偶尔发出的叫声  
沾满了月光的香软  
就像是秋天的协奏曲

季节更迭,白驹过隙  
伸出手去迎接黎明的甘露  
一夜静秋  
秋阳洒满了厂房门前的合欢树

内心的喂养

耸立的厂房,钢铁的骨架  
浸润着青春的汗水  
是当初的抉择  
让我用十几年的坚守和奉献去喂养你

一次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倾听煤与电的交响  
发电机的负荷降下来又升上去  
煤粉喷发出火花  
电流通向远方

我不是你身边的发光体  
只是守护着自己的职责  
有时我的思维会伸展到某一个城市  
灯亮的地方,照耀着我曾经的梦想

我叫苏清业,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可以说是与改革开放共成长。

如今,我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忙碌的工作之余,读书和写诗是我生命里重要的一部分。

2006年我结束了三年的代课教师生涯,来到了现在的单位,当年9月电厂的基础建设才刚刚开始,于是我应聘了一份库房的工作。

电厂库房的日常工作无非是搬运些货物,叉车装卸物资,行车吊起吊运之类的事情。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来到单位已经13年了,干了十几年的库房。就在前不久被调到了电厂的运行部,目前是一名生产一线集控运行的巡操员。

在中学时代我爱上了分行文字,尝试着写一些东西,从那时开始便与文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来电厂工作之后是我写作的高峰期,那时候刚刚接触网络,在“诗生活”“新浪博客”上阅读了大量的诗歌,在网络上也结交了很多的文朋诗友,最为痛心的是几个诗友不幸英年早逝。

齐秦有一首歌叫《痛并快乐着》,其实写诗也一样,遇到写作瓶颈的时候,我就学会调解自己,把注意力用在阅读上,不管是散文还是小说,优美的文字和精彩的故事情节都能给我带来快乐。

人总会有些爱好,写诗多年我从没有后悔过,因为诗歌拯救了我的心灵,带给我乐趣。迄今已在刊物发表数百首诗歌,并与人合著诗集《根系》。

可以说,诗歌是我的第四个孩子。我珍爱着他们,一天天看着他们长大,内心珍惜着生活的点滴。像秋阳带来的舒爽,像落叶回归大地那么踏实。



我叫蒋时忠,笔名沧海桑田,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金华市作协会员。

我曾经教过书,经过商,当过老板;而后又当过工人,做过果农,牧过羊,也出远洋捕过鱼……历尽艰难坎坷,尝尽世态炎凉。

我的人生格言是,把极其广阔而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痛彻心扉的人生感悟提炼成震撼人心的诗歌。

## 电焊工

蒋时忠

刺眼的弧光  
在闪耀——  
坚定的信念  
在燃烧——

把钢铁与脊梁  
焊在一起  
把现实与梦想  
焊在一起

本版漫画  
赵春青



## 冰冷的机器也有诗意

并把安全注意事项告诉了我。我的工作岗位在地面对绞车房,这部绞车滚筒直径有5米,它有两个操作手把,一个是换向器手把,一个是制动闸把。每天听到运输信号响起,我就先打开换向器手把,再慢慢把制动闸把推到指定位置。就这样,绞车从爬行阶段开始,到初加速阶段,再到主加速阶段,待到该减速位置警铃响起时,我会切断电源,然后用闸把控制速度慢慢减速,最后才让大罐缓慢地停稳。

记得我第一次开绞车时,听到轰鸣的机器声非常紧张,看到深度指示器显示快到减速阶段了,我手忙脚乱赶紧停车。师傅看到后,立刻过来告诉我,必须先把速度减下来,然后再缓缓地停车,这样才不至于伤到人,就像你乘公共汽车,司机若急刹车,都会让人站立不稳或碰脚,严重的还可能造成伤亡。只有紧急情况,才允许紧急刹车。

绞车有两个罐笼,一个罐有两层,一层能乘20至30人左右,双罐总共能乘100多人。每班乘人和运送物料要开300多钩(次),运送的物料有木头、水泥、工字钢等等。我每天为了上夜班不犯困,坚持在家休息好,年幼的女儿也懂事的在院子里玩,不敢弄出声响,直到我起来做饭,女儿才跑到我跟前,撒娇地让我抱抱。上夜班时,我怕自己犯困,会拿

出风油精抹在太阳穴上,为自己提提神,或是待绞车停稳了,走下司机座椅,用凉水洗脸,然后在绞车房来回走走,或唱唱喜欢的歌曲,或吟诵喜欢的诗歌。每天车停稳了,看到一束束灯光和脚步声由远及近地来了,听到这些声音,看着如星光的人群,我感觉自己每天把上万人安全地送上了井,让他们这么快就沐浴到阳光,闻到了花香,我心里就有满满的成就感。

绞车工是特殊工种,必须培训合格才允许上岗。据说日本人在淮南大通矿会绞车设置防过卷坠陀在司机的头上方,一旦绞车司机开过卷,坠陀就会自动掉下去砸死司机。因为一旦过卷就会造成死亡事故。这个岗位里掌握着工人的生命,比方说如果立井掉罐,在重力加速度的情况下会造成100多人伤亡,还会破坏罐道,短时间内恢复生产非常难。就是因为这个岗位的特殊情况,我们绞车司机在家几乎都做过一个梦,那就是梦见自己开绞车刹不住闸,从睡梦中惊醒。我在绞车司机这个岗位,从未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因为见多了矿山恶劣环境造成的伤害。我时刻告诫自己,不能掉以轻心,必须精心操作才对得起那些为矿山做出贡献的父老兄弟!

工作是为了生活好,安全是为了活到老。记得我的一位领导曾说过,我们工作从大处说是为了国家多出煤炭,从小处说更是为了我们自己,自己努力工作让生活富裕些,让生活更暖和一些不是吗?



我叫姜云霞(女),笔名姜姗。今年49周岁,是一名矿工子弟。

我家有两位姐姐喜欢写作,在我影响下,我从小就喜欢文学,喜欢

写散文和诗歌。

我从事的几乎都是责任重大,又苦又累的工作,工作之余我喜欢看书,后来在网上认识了不少老师,看到了不少写煤矿和工厂的诗歌和文章,让我大开眼界。住在煤矿,我太熟悉那些环境了,我从事井下工作六年,从未想到冰冷的机器设备也有诗意,从那以后每当有工作间隙,我仔细观察这些“黑面包”也感到了诗意。这些冰冷的家伙似乎不再冰冷了,在我的笔下它们是暖和的,我的笔下不再只有人物了,也有了这些机器,也有了我们这些工人与机器互动的酸甜苦辣。

有了文学爱好,似乎天更蓝了,工作也有盼头了,每当我工作到疲惫不堪时,就看看发表的小文,似乎疲累都无影无踪了。文字的魅力真是不容小觑!

